

# 迟到的 间隔年

孙东纯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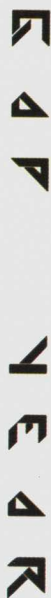
中国第一本推动“间隔年”旅行概念的标志性图书  
天涯、磨房等著名论坛超经典人气帖  
千万旅友狂热推荐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 迟到的 间隔年

孙东纯 作品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迟到的间隔年 / 孙东纯著. — 2 版.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086-5450-8

I. ①迟… II. ①孙…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5307 号

迟到的间隔年

著 者: 孙东纯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

( CITIC Publishing Group )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450-8/I · 678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 代 序 一

## 姐姐的话

孙丹洁

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的弟弟会变成这个网名叫“远足”的男人。这个小弟自幼心地善良，向往一切美好新奇的事物。他的脑瓜子里常常冒出很奇怪的问题，比如人为什么要杀人、我们为什么是姐弟……这些我认为对现实来说无关紧要的问题，他都极为认真地思索着。

两年前，远足对我说：“姐，我想休息三个月（我上当了，他拿三个月当幌子，这三个月只是个零头）。”当时他的工作正有起色，在单位得到重用，任谁也舍不得放弃这个机会，家人明显是不赞同的，但是我心里倒是很羡慕也很佩服远足的决定。用现有的财富地位去换未知的一切，这需要足够的勇气与毅力。

远足想出游的念头应该是由来已久了。他那间位于广州的公寓里几乎每天都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真不知道凭远足那三脚猫的英语水平能和他们沟通到什么程度。日常生活中，谁有钱谁请客，我猜吧，虽然远足手头紧，但这么多流浪汉住一

起，到底数他有份正当职业与固定的收入。他这人，自小就沾了点儿浪漫主义，接待外国友人久了，一来二去，听着听着，就把自己给融进去，出不来了，我看不走这么一趟“间隔年”，他一辈子也不会安心。我没办法，只好站在他这边，帮着劝服父母大人。

远足的旅程历时13个月，他的出行，在国人看来像难以理解的苦行僧，住的是廉价旅馆不大干净的多人间，吃的是便宜的街头小吃，志愿者工作干的是不拿工资的辛苦活儿（在国内他连粥也不会煮），徒步比坐车的时间长，头发蓬松凌乱，满脸胡须长在老早就晒得黑不溜秋的脸上，原本为了报平安实时更新在博客上的相片，让妈妈看得心痛流泪：“这孩子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

终于盼到他回国了，一家人严阵以待，竖起耳朵想好好了解这一年多来他都干了些什么，可迎来的不是他原本应有的高谈阔论而是意外的沉默。远足自远游后，明显看出他心境不同了。此人把戏多，回家后为应付家乡习俗自觉还原本来面目，一身奇装异服与一脸胡须便珍藏在心中。外人以为远足回来了，一切跟以前一样。我知道这只是错觉。

远足不一样了。永远不一样了。

我想不是他不想说，而是13个月的旅程，时间太长、见闻太多、阅历太过丰富，以至于不知从何说起又何以结束。远足这一次的出行一反常态没有将路上见闻向身边的人进行“炫耀性”的叙述，不过我知道他喜欢写东西，也一直在慢慢地将他路上的故事重现出来。在博客和论坛上，他都有不少的粉丝。可到底，他说出来的故事不过是冰山一角，所表达出来的语气与神情也只是淡淡的，让人无从知道那些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他遭遇过什么样的震撼与领悟。

我们一家人和远足一起度过一段平静的日子，直到一个叫沙弥香的日本女孩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远足的日本女朋友，名字叫“沙弥香”。那是一个斯文有礼、勇敢脱俗的可爱女孩子。她与远足在异域相识相恋相随，远足总算找回在异国他乡的那缕丝带。我们一家人和沙弥香度过了一个愉快而又特别的春节。

新年过后，远足居住在广州。他的那间公寓里，照例有许多外国朋友寄居，成为临时的国际友人会所。由于人口流动率太高了，恰逢奥运会期间，小区派出所的人还专程登门“拜访”找远足谈话，大意为：中国要办奥运会了，务必确保外国人在此期间的人身安全，不要搞出什么“涉外事件”才好。

可没等奥运会开幕，远足便又离开广州前往日本。不久之后，远足突然告诉我说他和沙弥香结婚了，又是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我这个与众不同的弟弟从小到大大一直都让我担心又给我惊喜。今后远足的路怎么走？会走得怎么样？我对他有信心。这次出版他的“间隔年”故事，我很高兴，书里浓缩了他13个月间的精彩旅途，精美的图片记载着他的每一个脚印。读远足的书，犹如亲身经历一场异国旅程，心灵为之震撼，希望远足的故事能给大家带去美好的梦想。

## 代 序 二

世界很大，只要我们足够勇敢

吴苏媚（作家）

我是在西藏阿里遇到东东的。

当时和另一个女孩猜测着东东是哪里人——东南亚来的？或者港台那边的？反正看着不像是内地驴友，晒得够黑的，胡子拉碴的，身上那股子异乡人气息又如此浓郁。为了搞清楚东东到底是哪里人，我们决定上前搭讪——在阿里塔钦这样寂寞清冷的村庄，与陌生人搭讪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办法。

东东是广东人，实在和我以前见过的“广驴”们不像，一般来说，中国的“驴子文化”是由广东人作为中坚力量的，红黄冲锋衣、50升以上的大包、呼朋唤友、墨镜、登山鞋、越野车……东东不是这样，他孤家寡人地厮混在一帮老外中间，那么冷的天气，每个人看起来都挨饿受冻，皱巴巴的。

坐在塔钦陈旧昏暗的咖啡馆里，翻看着东东相机里关于东嘎壁画的照片。2007年8月，在荒凉宽广的阿里地区，游荡着那么多寻找世界尽头

的孤魂。狮泉河、塔钦、普兰、札达……东东之前遇上的一帮画家，后来我也遇上了，而那个8月，孤身行走东南亚长达两年的姑娘亚瞳也在塔钦，只是要到后来的9月我们才在拉萨库玉玛旅馆遇见。

“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东东、亚瞳、周峰、螃蟹，我们将此次相会戏称为“库玉玛宗教论坛”，就像大家即将知道的那样，东东在巴基斯坦邂逅了他的“稣哥”，而周峰和螃蟹分别信奉儒家和佛教。那一年的9月，我们像浮萍一样在“世界屋脊”上飘浮打转，仓姑寺的每一个午后都流光溢彩，不可再来。

库玉玛院子里那个时不时要喝口白酒的东东，盘腿坐在破藤椅里弹吉他的东东，以及在阿里冈仁波齐转山途中背着重重行囊的东东……

在我写下这些字时，我刚刚从大理回来，2008年12月的大理，上一年库玉玛宗教论坛的诸位成员都到齐了，唯独缺了东东。彼时他在日本和沙弥香在一起。他们会永远在一起。虽然寻找爱情并不是东东决定长途旅行的原因，也不应该是漫漫长路最重要的收获——我总认为，对于男人来说，人生应该有比爱情更珍贵更宏伟的事，但是，如果爱情能够作为HAPPY ENDING（圆满结局），那么人生会是何等的幸福。我为你，翻山越岭，跋山涉水。

从来没有见过沙弥香，但我知道沙弥香和东东是同一类人，那就是都有一颗纯真勇敢的心。拥有这样的心，才能够去很多美好的地方，遇到同样美好的人。

据说他们将来要去非洲做义工。

世界很大，只要我们足够勇敢，世界就真的很大。

## 再 版 自 序

2008年初，我结束了13个月的间隔年回国，在网络论坛以“迟到的间隔年”为题分享我的故事，不料“间隔年”这个概念竟因此传开了。在那个没有微博微信、网购尚未成为风潮、Wi-Fi并不随处可见的年头儿，竟然有出版社因为论坛的帖子来找我出书，惊喜之余我又多了一个分享故事的途径，多了一个所谓的“作家”头衔，之后更陆续有了“自由摄影师”、“杂志专栏撰稿人”，甚至“中国间隔年第一人”这样的名号，甚至有人开始称我为“老师”，被当作“知识分子”看待令我颇感惭愧，心里清楚我是徒有虚名。

走得比我远比我久、写字比我好、拍照比我靚的行者多的是，他们有些喜欢把故事藏在心底默默上路，有些人的帖子石沉大海、博客无人问津，而我，纯粹只是在刚好的时机做了刚好的事情得到了过分的宠爱而已。

这些年，“间隔年”的概念趁着互联网时代大行其道，各种充满青春文艺情怀的宣言口号鼓动着无数躁动的心，一时间不顾一切地上路流浪变得天经地义，正儿八经地工作反倒成了另类，貌似任何形式的出走

都可以挂着“间隔年”的头衔而图得一时快感。一时间，只要你踏出门口，就是“间隔年”，它被传远传开，也有些变了味道。

“间隔年”的确有广义化的趋势，原本的参与对象是学生且为期一年，而现在非学生群体加入该行列，一年也不再是坚守不变的期限，间隔年的形式开始多样化。许多朋友摸索出不同的路子，探索出新的领域。选择变多，我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上路走了一圈回来大呼上当受骗：间隔年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回事儿，既没有艳遇，也没有出版社青睐自己的书稿，更没有公司因为这段间隔年经历而在面试时对自己另眼相看。选择变多，懂得安排适合自己的间隔年反而变得更为重要。这些年收到不少小伙伴们向我倾诉困惑的邮件，许多人并非仅是回归后对 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不适，而是根本没弄清楚自己要什么便上路。

有人说这些年间隔年的变味要归咎于媒体夸大了间隔年“功效”的误导，也有人说是我们自身对间隔年产生过大期望的误读，这些都无从追究，也不重要，但期待一次“到此一游”式的环球旅行就能够令人脱胎换骨、找回自我，并且专业技能极速提升从此工作安枕无忧——这种幻想的产生，也算是“间隔年”传播中的一大悲哀。

间隔年以旅行为载体，但它不只是旅行，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间隔年与旅行度假最大的不同，是我们赋予了它一个“向上”的动机，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这个动机又因人而异，有人为了提高专业技能，而有人希望重新审视自我，前者专业性强、文化性弱、自由性低，而后者自由度高、偏重于文化体验但专业技能性很弱。大部分人的间隔年可能介于两者之间，但间隔年行者都是揣着一个动机上路的。

一直都很羡慕那些简简单单游山玩水的朋友们，那是旅行应该有的样子，可间隔年不应该只是这样。

一直以来心里也都有个疙瘩，总会有些“自己的故事会让人误入歧

途”的忧虑和愧疚，我的故事旨在分享而非博取崇拜让人追随复制，因为人生是不可复制的，间隔年也是如此。在间隔年呈广义化多样化的今天，100个人的间隔年会有100个故事、100种感悟、100个收获，每一个都是唯一的，我的间隔年也仅仅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而你的故事则要由你自己来撰写。

间隔年是个好东西，虽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但如果决定上路就要定好目标，无须模仿追随，走出自己的路，未来的你，就是你现在的偶像。

这么多年过去了，偶尔夜深人静望着躺在身旁熟睡的日本姑娘，回想自己的间隔年，感觉恍如隔世，方才惊觉时光飞逝！

还好，还好，那段青春没有白过。

# 目录

|       |       |     |
|-------|-------|-----|
| 开篇    | ..... | 001 |
| 散走东南亚 | ..... | 005 |
| 爱的征途  | ..... | 078 |
| 苦旅    | ..... | 126 |
| 风之谷   | ..... | 180 |
| 终点·起点 | ..... | 217 |
| 后记    | ..... | 252 |

## 开 篇 ……

在欧美，年轻人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会做一次为期一年的旅行，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不同背景的生活。在旅行的同时，也会做一些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这一年，被称为“间隔年”。

第一次接触到间隔年这个概念，是伊朗一个朋友来中国时带给我一本关于间隔年的书——《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有意思，一直都跃跃欲试，虽然按照间隔年的概念来说，我并不符合，因为我已经毕业工作，也不再“年轻”。

不能说当初要远足完全是因为间隔年这个概念，当初的出走是因为需要，而并非什么东西触发了我的脑神经。但如果实在要给我的远足套上一个主题，那也非间隔年莫属，因为当初出来之前我已经联系好了印度中南部的一个艾滋病慈善组织，他们同意我到那里做两个月的志愿者工作。

我的上司是个好人，他竟然同意给我三个月的假期让我去远足，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于是当一切都确定下来之后，2006年12月1日，我离开居住了将近7年的城市，开始了我迟到的间隔年——三个月的迷你型

间隔年。我原本计划花两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做义工，再花一个月到西藏旅行。

不料到了泰国之后，很多事情始料未及，耽搁了时间，而我的迷你型间隔年也变成了一次辗转于亚洲的远足，从东南亚的泰国走到老挝，从老挝到中国云南，进入缅甸，经过印度、巴基斯坦、中国的新疆、中国的西藏、尼泊尔，一走便是13个月，“间隔年”反而变得名副其实。

但我名副其实的“间隔年”却名副其实地迟到了……

## 发自加尔各答的邮件

2007年3月22日，春节刚过不久，我坐在加尔各答旅行者集中地 Sudder Street（萨德街）的一家网吧里，下定决心给我的上司李主任写邮件，想象着他读到我邮件时的表情。邮件的主题是我的名字，内容大概可以概括为：三个月了，我才刚刚到达印度。

从3月份开始，我心里就一直有个疙瘩，自己很清楚，我的三个月假期——原计划的迷你型间隔年——已经结束了，可是我还在路上。三个月后，我不在广州，才刚刚到了印度，我的旅途似乎才开始……

大学毕业，我有过一份工作，并且一直工作到间隔年旅程的开始。我的工作十分平常，每天对着电脑上班，时而出去开开小会办办事，工作强度不是很大，有一个很好的上司，领着自己可以接受的薪金，周末开车兜风、爬山、和朋友吃饭唱K，一年一次的单位旅游，时而和职场朋友聚会，回家弹吉他、看碟、听New Age（新世纪）、写东西……生活并不富足但也无可埋怨。这一点总是让我感到安慰，因为我觉得当初出来并不是为了逃避什么，而是为了寻找什么，而且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原来的生活。

当初为何出来？这个我也说不清楚，只能说是一种冥冥中的感觉，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挑逗着我的神经，那是我自己骨子里头的不安分。

此刻坐在网吧的电脑前面，知道自己心里还不想回去，可是如果现在不回去，工作也就没了。我犹豫不决，烦躁不安，脑子里却突然蹦出了Salina（萨利纳）修女跟我说的话：We don't need your help, but you need to be here.（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但是你需要来这里。）

我当义工工作的地方叫“仁爱之家”，是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里莎修女开办的一家国际性慈善机构，总部就在加尔各答。每年都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来这里当义工。义工在工作之前需要一个形式上的面试，而那天给我面试的修女就是Salina。

那天办公室里挤满了等候面试的义工，由于座位不够，大部分义工都站着，场面热烈非凡。人太多，等候面试的时间很长，有些人因为焦急甚至先走了。我也等了将近两个小时，可是我没有什么迫切感，反而希望可以再待久一点儿，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英语面试，大学英语考了4次才混过去。想到用我的蹩脚英语去面试就紧张起来。我觉得我很没用，当初本来就是想要做义工的，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又如此胆怯。

终于轮到我了。我战战兢兢地走了过去，坐在椅子上，Salina修女面带笑容，看上去十分真诚。我放松了一些，但也就这么坐着，像被逮到的犯人等候审讯。

“Where are you from?”（你从哪儿来？）Salina开口讲话了，我十分庆幸这句开场白我还听得懂。

“China.”（中国。）

“Oh, really? You are the second Chinese here!”（哦，真的吗？你是这里的第二个中国人。）Salina很惊讶地看着我。接下来Salina说了一些话，我没怎么听懂，大概是在说她碰到的第一个中国人的一些情况吧，我不停地点头，心里想着面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最后她坐直了身子，清了一下喉咙，说：“OK, last question.”（好，最

后一个问题。)她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这让我再一次紧张起来,担心自己听不明白或是回答不好。

“Why do you come here?”(你为什么来这里?)我松了一口气,问题听明白了,答案对我来说也很清晰。

“I wanna help people.”(我想帮助别人。)我回答。

Salina笑了笑,一手填我的资料,一手准备我的义工工作卡,我知道面试结束了,我也顺利通过了。Salina把工作卡放到我手上,突然靠过来,对我说了那句话:“We don't need your help, but you need to be here.”

回去的路上,总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句意味深长的话。直到现在,我工作好些天了,而此时我坐在电脑前,还是弄不清为什么我要来这里。但是我相信Salina说这个话自有她的原因。

我不能现在离开,我还得留在这里,为了那些病人,为了体验义工的生活,为了间隔年的完整,为了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这么想着,手指开始在键盘上敲起字来:“李主任……我是2月16日到达印度的,到了印度,我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家。在加尔各答市,我找到了一家十分著名的义工机构——仁爱之家。我工作的地方名字叫KaliGhat,意思是为了即将死去的人。这里的病人都是即将离开人世的穷人。我在这里没有报酬,也不包食宿,我现在住在一个印度朋友的家里,KaliGhat有早餐提供,所以我的日常支出很少。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者,虽然我的英语一般,但足够和他们交流沟通。我想,我的工作在这里才刚刚开始,可能不会这么快回去……如果单位需要人手,就请你重新招人吧……”

# 散 走 东 南 亚 ……

## 出发

2006年10月的某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印度的邮件，是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附近一家艾滋病慈善机构发给我的邮件。他们告诉我，他们同意我在那里做志愿者，但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前到达，具体的工作也要到了再安排。

2006年11月的某一天，我发现我的银行账户里头有21000元，看到这个数字的第一反应是：是离开的时候了！

于是我对李主任说出我要到印度做义工的意愿，本想着非辞职不可的，但他却破天荒地给了我三个月的假期。

我选择了印度和中国的西藏作为此行的两个目的地。选择印度是因为要去做义工；选择西藏是因为它是我大学没有完成的梦，是毕业旅行夭折后一直存留的遗憾。印度的义工计划两个月，西藏旅行一个月，假期完毕，有义工，有旅行，我的“间隔年”在时间上不算圆满，但意义上算是完整了。